南渡錄

南渡錄卷之五

大理寺左寺丞前工科都給事中臣李清撰

三月甲申朔上御經筵

命勘議吏部主事夏允彝文德翼御史徐復陽所糾也兩人以南渡最創從讀禮中補銓曹然未抵任非其罪也吏部復二人俱降調允之後北破松江允彝投水死

命看議御史陳潜夫

吏科林有本言彭遇颽猶持斧之勢作蛇豕主盟其出都也舳艫接於河干其入浙也妻子頻於境上一輦金

而入幕即有兄弟之務凡給劄而橫行盡爲盜賊之狀
近有自浙來者述其滿省北將遍地劄并或寄食竊詆
或派餉巨室明呑暗劫輒云親屬更可異者去冬有富
强不費兵餉一疏題薦至四十七人歷來不明踪跡詭
秘且四十七人外更挾三千餘爲以資四十七之擇人
餓豹浙民幾何堪此荼毒宜乎以變告也若陳潛夫以
推官入賀營改巡方今又卸肩回道旋丁艱半年司
李儼然請礼侍御當日之蠲改或異其收拾而河耳今
欲安在疏奏止命陳潛夫看議遇缺不及也

命議諸陵忌祭

時諸陵帝后忌祭皆設孝陵太常少卿張元始言本陵正祭僅八而諸陵望祭至五十有一前饌未撤後期踵至縱橫隧道之上非所以嚴昭事也謂凡遇忌辰宜祗除牲醴致祭於奉先殿惟遇五節則總設一壇附祭諸帝后于孝陵從之

御史劉光秋補糾濫案吳邦臣并及陳君夏方允昌等命一併提問 光斗已以汶洋科人可咲

疏言諸臣再迎西班族喚凡韓數月而兩易冠裳一身

此條何中書
云補

而三星頻頻前遂如此後效可知豈宜予以錄用至漏逆吳邪臣等宜勅諸臣各攄確知補牘入告陳名夏竄迹他鄉方允昌逍遙故土若縱而不緝何以服在繫之心疏奏允之

御史袁弘勳疏雪傅櫆高捷史並陳殷張文郁等並按淮揚貪死獄沒產殷文郁與之部主政以三殿工超擢部堂京卿故言云不得甦讞若櫆連糾左光斗魏大中等雖謬然糾抑邪汪文言自快人意況以糾逆璫故致服闕後終璫世不出何云逆案吏部尚書張捷每

發其枉、然不啓亦不雪、或曰先紅楊組垣糾、意弗許也

原任太學士李標卒

陞吏科都瀧郝聚太常寺少卿御史副昌晉太僕寺少卿

布夏後謀北刑科左以被糾不果充

陞兵科左綖志儒礼科都給事中

志儒後降北爲安廬道

乙酉升通政使楊繼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僧大悲伏誅

大悲屢經會訊、語言顛謬、有潞王施恩百姓人人服之

該與他作正位等語御史高允茲未例轉時曾疏言大悲一案其狀似瘋似狂其言如夢如囈 先帝必無十二年封齊王之文桂王豈有十五年過鎮江之事且藩封貴重寺人驕恣招內潞王下位迎接與李承奉之叩首陪坐政不知有風影與否至如申紹芳錢謙益現存宮詹鄉貳敢有異圖且此何等事而議之孔聖廟耶或令潞藩與李承奉並紹芳諸人明白回奏以釋群疑或三審既明即使正法了此公案尤見 皇上霆斷不然葛藤不斷弓蛇自疑一波未平一波復作起桐封之危

以示為上者有
多見許可示

一賢一將手存
之義何居

疑滋委巷之稗說開羅網之羅織可乎哉會謙益紹芳各具疏辨而 上亦召對閣臣於內殿皆請包荒以安反側遂誅大悲於市時御史張孫振審詞有大悲本是神棍故作瘋僧若有主使線索又豪豈是黎丘之鬼或為專諸之雄語多挑激非 上寬仁大獄興矣

丙戌改詹事府尚書錢謙益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丁亥命復故輔溫體仁謚廕文[illegible]忠謚仍舊不必議奪

命皖撫歸併應撫也撫改為總督王永吉帶撫淮安衙[illegible]文兼撫徐揚

召勳臣朱國弼寺剛臣馬士英寺翰林劉正宗寺入見武英殿面諭令全府部九卿科道辨驗北來太子真偽

先是去年十二月間有鴻臚少卿高夢箕僕木虎自北而南中途遇一稚子狀與偕寢解內衣爍然龍也驚詢詰云我王子既益狎乃易語太子行抵京師望孝陵輒伏地哭夢箕初猶疑留與語每言及 先帝先后則長號又問闖賊入宮何以呼函稚子涕淚交下故作羞恨狀曰兒我聞姚姚宮中事夢箕無以辨也乃始信之初欲既聞繼揣此乃 先帝亂出恐不免密送杭州宅內

狃于至盜騎每酣飲則狂呼閧大言淵步夢箕任不能禁也懼書達夢箕夢箕亦懼命執送金華之浦江然外人已嘖嘖矣不得已于正月既望　上亟遣內臣招進朝追回至紹興方及至是奏　上諭朕念　先帝之子即朕之子若果係真東宮朕尚無子即愛養他但昨遣內臣李承芳盧九德前去審視回奏面貌不對語言閃爍卿等可會同府部大小九卿科道舊日東宮講讀等官前去辨驗時諸講官劉正宗李景廉等皆言太子眉長於目而北使兵部侍郎左懋第寮既至亦言虜中有

一太子、不知真偽、詢之西宮袁妃、妃曰太子有虎牙、脚下有痣、至是驗之無一合、継問講讀何所、則誤指端敬殿為文華殿、問講讀先後、則誤以先讀為先講、問講讀既完、所寫何字、則誤以孝經為詩句、問字寫幾行、則誤以描摹十大字、自書小字於旁為合式、又問當日講讀曾問難數次、尚記憶幾何、曰不記、又問講案上何物、曰不知、雖正宗景濂亦不識也、已兵科左戴英前問以崇禎十六年曾廷鞫吳昌時、扔 皇太子于中左門、何事何語、又問嘉定伯何姓何名、亦不能對、時衆猶無言惟

閣臣蔣大言曰假遂退未幾左都李沾同數人升階始

跪地乞憐自云王昺孫之明非太子爲木虎所教手書

付沾逆從寬奏께

上召對群臣

即會審之午後也　上曰朕念　先帝身殉社稷言出

淚落逆不成語繼乃曰朕今日側耳宮中惟望卿等奏

至若果真即迎入大内仍爲皇太子誰知又不是慨傷

久之時左都李沾持僞太子手書跪奏者再　上皆不

頷言已徐命耴視付法司再審兵科左戴英疏言王之

明雖係狡猾，然年力尚稚，必有大奸之尤，挾為奇貨，將間群疑。凡宗藩之錯居內地，督鎮之分閫外，箝喋不言，鼓樂道，別有一種鄙瑣朝紳，橫議處士，專意造言，不風且波，況業有假者在，則更不難文致。切謂此獄宜稍需時日，使天下共見為假，毋遽結頃刻，使天下妄意為真。即已付法司，而一切提防，尤宜慎密。蓋之明之來，必有群奸護至，計此時必潛伏輦轂，暗中探聽，知計不行，又何顧一之明，不尋滅口之計。乞敕法司嚴之又嚴，若主使之人，務在根究必得，乃可昭示薄海。疏奏，命法司審

處之何益

大學士可法請召回總督衛胤文命仍舊

戊子革新推四川巡撫馬乾撫按提問

督輔應熊糾其淫掠不道也

命督輔王應熊以便宜行事違節制者用賜劍先斬後聞

命滇撫移鎮附近川界出畢節建昌兩路黔撫移鎮遵永

出綦江納谿兩路川陝總督規復保順二府楚撫亟復

荊州鄖撫扼守大寧大昌達州東鄉出路沅督扼守平

溪四衛出路廣西協助貴州并鄖陽悉聽督撫應熊節

制共圖掃蕩

應熊疏言蜀之四境西北與陝西之漢中州縣相比東北與鄖襄相比而正東則出峽之路抵夷陵荊州矣西南由建昌畢節以入雲南正南由永寧遵義以入貴州東南由思南鎮遠以抵辰沅矣今寇據成都已無孑遺若轉而南向則望腹于滇于黔也雲南巡撫必移鎮于附近川界適中之地而命將率兵出建昌畢節之西路貴州巡撫必移鎮遵永之間而命將率師出綦江納谿之西路此在部議原題疏內已具其槩矣議者謂李賊在陝張賊必不北竄然目前李賊所遣馬耕自七月入

蜀虛喝保寧順慶官民而制之一旦為張賊驅去則張賊不畏陝冦亦可見矣臣故議川陝總督臣樊一衡宜提兵規復保順二府牽賊北顧使不得以全力注於南臣得撫南邊一路滇黔之加拊攖以犄其空然無餉則無兵又苦無一二堪任大將者是以未即舉也賊若不能南不能北則仍趨夔巫未可料也湖廣撫臣宜急後荆州以控其東鄖陽撫臣宜守大昌大寧達州東鄉之出路以控其東北偏沅督撫宜守沅州以上平溪四衛之出路以控其東南若貴州事力單薄應以廣西助之

鄖陽撫臣所轄盡夔州之界與川中事體極為關切則廣西鄖陽應許臣得節制而緩急可以呼應臣尚未見勅書閱載不知臣于川陜總督偏沅總督二臣各職掌何等但一四川而有三督撫其體統號令所施行將領兵餉所取用必井然秩然〻後事權一而法紀明事乃可辦又言秦隴巴蜀天下之首也李賊處秦張賊處蜀宜以全力注此二寇而徐議制虜當李賊北犯時空壘而往西安城中賊不滿千若秦中豪傑有起而圖之者據咸陽塞潼關而吳三桂之兵山西河南之兵急與之

擊賊無所歸當授首矣縱之入關使賊轉生計而我坐
失機會可惜也然賊狼狽寔甚尚未即逞並因此時厚集
兵力于蒲坂扼河東拒商雒守鄖陽使賊不得來時時
揚兵亦欲入關擣其虛牽制之使賊不得西嚮以重蜀
中之毒蜀今一面防陝逸一面制　黄而復竭力與張
賊從事此乃舉天下所不能當之毒盡注射于一隅豈
得不以全力予之若蒙　皇上早賜百餘萬之餉十四
五萬之兵以殄此逆則蜀事舉而并力向陝凡山西河
南鄖陽諸路亦并力西向則陝寇可殄而寇平而虜可

制矣疏奏皆俞之

己丑命吏部嚴請選法

一推升必照俸薦一凡選悉依次序一除授非邊遠危疆不許破例一司務為九列首領通判係牧民群佐不宜濫開事例即行停止已選者改授一借銜職方僉事并內地監軍贊畫即遵原旨嚴汰又以咨薦多屬借趨廣文濫及例貢又各官多有慫入大選而混入急選者悉宜嚴禁時吏部選郎陸康稷初任頗加意整剔而閣臣奕琛曾掌選事頗悉諸弊故稟擬詳明一時吏弊稍

淸然赫於鎭臣勳臣不得自由者尚十之二三也

北兵至郾城又抵西平

命五城等衙門緝訛言

命非資深望重者無得濫升京堂

初京卿一席量許添註至是登趾駢肩朝班日增故禁之

贈工部侍郎林如楚工部尚書停廕

吏部請贈故山永巡撫陳祖苞兵部尚書不允

祖苞先帝時以失機擬辟尋繫死獄故不與東撫顏繼

祖等同戮先以子詞臣之邀跪辨復官至是又請贈不

允之遞後陞北從任侍讀學士

命黔省勦王兵赴督輔應熊軍前入川勦賊

寧南侯左良玉遣使告急命督臣何騰蛟等還勦

良玉疏言闖賊已過襄陽至承天賊勢急奔虜勢亦急

追應勦賊亦應防虜臣兵合則多分防則寡乞刻發精

兵水陸會勦言甚危切

命內臣喬尚提監兩淮鹽課嚴察兵馬糧餉

所據中軍外役有理刑錦衣千戶不知何制也

撤浙江催餉足錢糧安鄉伯勲衛張國材回京

結社所以可
志哀恨乎

時清察盡歸孫元德故撤之
庚寅陞刑部右侍郎恭之臣兵部添設左侍郎太常寺卿
劉應賓通政使司通政使
應賓後降北為皖撫
翰林院編修張鼎以寒食屆期請遥祭諸陵又 先帝命
吏部議奏
時城内外編帖云端陽競渡弔屈原也寒食禁烟哀介
子推也三月十九為 先帝后啣憤賓天之日攀髯莫
及吾輩各於郊外結社醉酒以志哀恨等語太常少卿

張元始感其言因疏言 皇上允詞臣張星疏擬於太平門外遥祭 先帝臣愚謂應另設一壇並祭東宮二王於側每年忌日舉以為常且斯日何日也三光蔽天九廟墮地誠與尋常忌辰不同謂應敕天下凡遇三月十九日止音樂禁屠宰併停士民嫁娶各衙門輕重刑罰一以誌故宮黍離之歎一以激中外同仇之憤直待函逆闖首告 先帝靈而此禁始弛可也疏奏命礼部併議

辛卯御史張兆羆疏陳致治去奸之法允之

疏言名器至重匪可巧營邇來辦後雲興似設官專為
使過之地陳乞蝟集豈特恩徒開僥倖之門甚而冗員
猥冠載道欽命狐假成風今而後請核實而澄汰之可
乎易名榮㦸所以褒死勸生何至人盡美謚令千古之
華袞不榮家邀多脹詫一時之簪纓踵接甚至從逆之
子亦得叙功久矜之骨猶希翻案今而後請核實而嚴
斥之可乎陳言稱袞所以增誡盡職自事措不一因請
踵四起荐牘視為奇貨武弁亦捺月旦條議侈口知兵
子衿咸驕冠裳今而後請核定而珍絕之可乎天地生

財止有此數迩来開採四出山林恐滋伏莽之奸催伎

分行郡縣徒苦供應之擾今而後請責撫按以杜紛擾

可乎朝廷有一事始設一事之官今庶僚添大僚亦添

少卿添正卿亦添公堂無座職掌無關何補建濟今而

後訢議停止以杜濫觴可乎銓曹原稱氷壺水鏡臺省

更號鳴鳳神羊君先舍垢叢疵何以程材指佞邇來錢

神通巧大典不光今而後嚴申飭以杜倖進可乎語多

切中時弊

北兵至上蔡

命五城等衙門緝拏訛言從御史王懷言也

懷疏言　皇上斬百大悲不如斬周鑣雷縯祚二人者妖所由興也夫真主既出海內帖然乃今日號稱某王子明日號稱某皇后甚有狂妄瞽于希踵王郎故智貿由二人議訕新政造罟宮闈故訛言繁興君不立斬二人恐浸假點收藏書孤嘍叢野衆聞竊發未言朱統鏆天潢一派不忘王室既大鋮帝心特簡矢忠圖報劉澤清作國長城憂深肘腋人、醜其言後懷仕北歷升皖撫

命封疆失事諸臣不分存歿俱着法司分別議罪

從兵科沈應旦言也

壬辰升工科左吳希哲吏科都給事中

升叅政耿廷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革鴻臚少卿高夢箕職命同王之明李虎等集百官廷訊先三日薄暮傳旨訊偽太子一案限次日奏左都李沾猶循例委御史於是張孫振何綸夏繼虞三御史登大理後堂先勒非礼也時虎新自杭城至未及見夢箕猝被執孫振搜其懷中得夢箕住成家書二封內有二月三月住閩住楚等語孫振遂扶為奇貨亟奏聞乃命各

宮勒之明等於建宮民俱得入視甫訖忽靖南侯黄得

功提塘前出所刊一疏有 先帝子即 皇上子若速

處治恐東宮諸臣即識認亦不敢出頭取禍於是旁觀

愈惑時得功疏猶未上也

命三楚各有司如期徵解以濟軍需違者着太監何志孔

叅來重處

初志孔同御史黄澍面糾閣臣士英至是反奉温綸蓋

士英欲以調停左良玉也

命戸部行浙直各督撫飛察所屬有徵漕糧本色上倉兼

微折色者叅來重處

蔭孫昌祚于國寶錦衣衛指揮僉事李天培指揮同知俱世襲又蔭田惟芝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千戶

命禮部將偽太子王之明會審一案同東宮二王謚號速頒曉諭從御史成友謙言也

聞賊兵至潛江口馬步甚衆

命內員屈尚忠錦衣衛馮可宗鞫問童氏

先有童氏自河南至謬云帝元妃劉良佐令妻往迎叩

具顛末云年三十六歲十七歲入宮冊封為昔內監時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李生子王哥惡亂不知所在氏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備背為記今在寓家庄語甚鑿鑿良佐妻信之跽拜如見后儀良佐素悍妻聞之亦信童氏由此愈驕凡所經郡邑或有司供饋稍略輒詬詈撇桌於地間有望塵道左者輒揭簾露半面大言曰免聞者駭咲至京 上以為假命送鎮撫司鞫初猶云真及刑拷乃云周王妃誤聞周王作帝故錯認耳說者謂不訊之禁內而拷之獄中非體也

癸巳命考江南劉姜弃流凡由兵部督撫給奸猾不才與
由他衙門濫給者俱為民不法者拏究
從工科楊兆升言也
庚狥難修撰劉理順郎中成德一子入監予世錦衣者另
議
先是李邦華王章已廕世金吾至是兵部為范景文倪
元璐等請旨以為諸臣多閣部大僚謀國無能致茲顛
覆　先帝斬為不祀諸臣延世加恩臣誼何安命另議
命各鎮屯田有效比提功優叙

命户部覈核錦衣衛冗役以省糜餉

旨謂祖宗朝文武糜祿俱有定制不應俸給外又加公

費又該衛旗尉虛堪服役不應每員更設跟役致人冗

糜餉錦衣衛馮可宗請募杳役亦不許

晉南安伯鄭芝龍宮銜予銀幣鄭芝豹等加升另有差

甲午罷加納翰林院待詔典籍五府經歷等官供銷郎中書

旨言兩部開納事例須照例劃體銓規故也

乙未准左僉都御史郭維經回籍

工科右楊兆升陞太僕寺少卿錢元慤萬元吉等御史劉

勑疏糾尚寶司卿李之椿等命吏部核議

元吉拮据四鎮以勞辦糾之者過之椿為吏部時徐耀

猶為龍溪令謂夤緣耀入銓誤也

廕内臣高尚義劉進忠世錦衣千戶曹柱石等弟侄世百戶

御史黄錫袞疏糾原任刑部尚書解學龍兵部尚書張

縉彥詔勿問

疏言學龍受梁兆陽數萬金以黄幣破長夜縉彥關許

定國投高傑單騎逃避俱應提付法司報以已有旨

丙申刑科徐方來疏糾原任大學士吴甡光禄寺卿許譽

卿等不問

疏言姓闕　先帝之變諸臣德失政宜爲亡國之主又因金光辰獻三島金於高傑乞其疏薦譽卿昔在科把持吏兵有詩予不悖賄之誅又娶名娼王微聽與舊狎進飲爲貴奸之正人君子人晒其言

准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賀世壽回籍

工科吳希哲疏言世壽曾署刑部勸問從逆乃伊子王盛寔以太僕寺丞受僞官何以服從逆之人之心疏奏命法司察明世壽緣此去

賜掌翰林院印勲銀幣回籍守制

御史郭貞一疏參通政使劉懋嶽命自行回奏

疏言應賓當　先帝丙子年黄緣掌選黷貨無厭降南礼曹尋營躐南考功又復謀轉南璽秩爲御史劉熙祚所劾　先帝飛旨罷斥然鑽刺之術到老彌工好利之迷人言不恤自其再燃灰燼重推銓衙有言其縱子及壻招權納賄者有言其選大選急選每日於楊中書家對銀兩者有言其恩例副榜揀擇地方考定危疆依舊送監者有言前人之推補未幾扣除出缺經手之題註

已明究悉勒索者有言其任子之聲價未必皆昔而多獲名郡者嗟之設官分職所以牧民今其存者不過江南數十縣甌越諸者數百縣而已年有選月有選日有選令皆以官爵行賄其向殃之有非錢皆不可得官非取之百姓又不可得我蚨蛄聲開夜行有虎豕此黔黎牂羊墳首何物可供子大夫之求者以貨賂言之竊賄為盜以名器言之盜器為戮之盜之名為大蠹德國當務貨索以位爭需拔饕餮以禦魑魅又思可司帝命之鄭子乞論贓正罪以戒墨吏疏奏人皆快之

命戶部開局廣集心計之臣講求屯盐消三項以資國用

兵部主事陳震生疏陳時政缺

疏言今日撙節之道當自君身始宮殿差撥各工似宜暫緩由此類推宮中省一分之費即河上受一分之患況今事例濫開有前代行之而本朝從不輕舉者如搉酒酤之類是也有本朝未行并前代未聞而創舉者如納銀准考之類是也事例出于萬不獲已復有增加情急勢窮則大變將作況中貴出而听用之胥濫者多部務煩而奉差之駢駢者衆似宜減清以省需求臣歷稽往

牒無不以輕徭減賦與侵蠹稅並亡然燈膏盡其焰乃

竭夫民命國之骨也數語皆切至

戊戌予礼部左侍郎贈尚書瞿景淳廕

時已有旨天啓前諸臣不予廕以景淳文章德業冠絕

一時故

寔授李希沆兵部左侍郎

命總兵方國安扎防池口以圖上游

總督張縉彥奏復南陽府

命黃斌卿以原官掛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

撫卿至是一年五調矣

復山西巡撫耿如杞原官

初如杞為職方時黨於兵部尚書張鶴鳴力詆經畧熊廷弼人皆尤之及以不拜魏璫生祠坐辟臥御矯矯後為晉撫以廢警入援駐德勝門而總兵張鴻功兵潰良鄉坐是同辟故雪之

己亥徙崇王於福建福州府諸藩散處吳中者俱別徙時礼部因崇王自請遠徙遂差刑科都錢增奉敕獎諭以風勵各藩

命頒　先帝東宮二王及懿安皇后謚詔於天下

懿安謚詔至是始頒禮部尚書錢謙益為詔云既慷慨

以捐軀復從容以就義得之矣

更謚恭皇帝曰孝皇帝頒詔天下

命覆訊王之明等

時三御史登大理寺堂、安聖旨于中、三法司與錦衣衛

皆側坐、御史坐稍後前此未有也指揮皆由張孫振左

都李沾、雖堂官無如之何、夢箕到、氐以甘言誘之明、以

嚴刑加虎、然明言所云二月三月所成何局往閩往楚

欲幹何事、并主使附從寔繁有徒等語皆抵死不供也

先是夢箕曾為史可法買辦黃有欲借此册可法者至

是夢箕一無所及、惟口辭之明、仰天嘆曰、我為無賴子

所誤耳、然一念痴忠、天地可鑒也、乃以提高成等請命

該衙門將王之明加意照養、弗略加刑、俟明告海以然

後法

庚子起察處浙江右布政顧燕貽

與察處原任袁州知府宮紀蘭等俱以不謹罷

降御史郭貞一一級調外

吳適下心始

劉應賓素與馬士英阮大鋮等比，恐不處貞一，則言者蝟起。至是應賓既辭，蒸試貞一營求考選，挾憾妄言，藉之。應賓傾知貞一疏出科臣吳適手，因恨適入骨，與大鋮共圖報復矣。貞一候出疏辯，右通政宗敦一拒不受。御史以彈貪論者，貞一一人而已。時臺班敢言惟沈宸荃與貞一齊名。宸荃先以年例外轉。

追封故成國公朱純臣舒城郡王。援英國公張輔封王例也。初，毅宗聞城破，傳硃諭至閣，命純臣總督內外諸軍，托以東宮。會閣臣俱出，遂留之案上。然純臣不知也。已而

李自成入見之故純臣即日被殺至是忽命贈王、比之張縉說者謂伊子元臣南寬議處懼不得襲故欲崇純臣以自為地也又贈襄遠侯顧肇迹鎮國公永康侯徐錫登永國公西寧侯宋裕德寧國公定遠侯鄧文明淮國公懷寧侯孫維藩懷國公彰武伯楊崇猷安鄉伯張光燦俱贈侯南和伯思裴方履太為南和伯襄城勛衛錦衣千戶李國禄為中軍都督府僉事外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宣城伯衛時泰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通等五人以應襲者未至俱另題會國亡不果

命靖南侯黄得功移鎮廬州與廣昌伯劉良佐合力拒北兵

辛丑准首輔士英辭太保銜

命三品以上京官俱從公糾拾從吏科都吳希哲請也

江楚總督袁繼咸疏辭袁弘勛命專意防勦

疏言頃接邸報見臺臣袁弘勛有疏追論要典三案侵及於臣我神宗皇帝之慈愛光宗皇帝皇考恭皇帝之亦友父子兄弟歡然無間前此諸臣雖風影傳訛立論偏著然 皇上中興與畔赦海內嘉與維新弘勛必欲摭

羅任事鍛鍊深文挑撥殺機尋釁泉壞擠君相寬和之盛美伸一己報復之私聰乎且自反得無甚乎總之皇上之所闡揚者列聖之慈孝弘勳所借攻擊者人臣之私隙若非聖主獨斷為心門戶株連之禍將又有不忍言者臣始終願　皇上堅持聖志採納前疏命諸臣後私鬪而急公忠無以有用精神耗之無根口舌疏奏入報其議然弘勳疏已不行尋意防勳可也

升應安巡撫程世昌太常寺卿

往例巡撫無升太常者因為民院大鉞先往罰世昌不

執卷而送刑故恨至是將重處世臣托大鋮脅救解乃
免名升定卿之且爲大興池也
遣礼科左陳燕翼行人舒元勳册封琉球
晋總兵劉洪起太子少傅賞銀幣
以屢著戰功也
命嚴訊從逆各犯求到與續參諸人俱嚴核
壬寅上祭　先帝先后於奉先殿舉哀群臣皆祭太平門
外以東宮二王附祭
時群臣多哭失聲誠意伯劉孔昭哭畢倡言曰迎駕致

先帝崩者光時亨今霜露已移而視息猶存何以慰在
天之恫言已又大哭將散既大餓始傳呼而至督輔可
法既言臣聞去年三月十七日賊逼都城　先帝仰天
長號遶殿環走拊胸頓足嘆息迫窘大呼內外文武諸
臣誤我誤我令皇召對人人戰慄無策喋不發聲乃政
事之堂尚在講門戶講蹤跡講起用赦後講美缺危驛
大抵舉朝之精神才力總不出此數端遂至釀成地坼
天崩之變嗚呼為臣子者尚忍言哉臣待罪南樞于義
應死其偷生以待者亦謂徒死無益不如捐軀頂踵戮

力行間生致賊渠獻之闕下然后一死明報耳今受命
討賊已十月矣經營不為不久事權不為不專責餉不
為不多用人不為不與而心腹之憂轉剝指臂之運不
靈株守近畿縱其遠颺闖賊東逼一矢未加清夜捫心
恨不即死因念春秋之法凡賊不討仇不復則君不書
葬臣不除服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且於未能復仇之臣
子深加貶絕一書再書不諱誠恐久之則玩為常事安
之則無復憤心耳且載觀於書宰糾一例則責相尤嚴
於四年七年扶書二時則責大司馬倍凜臣謬以相而

兼掌大司馬戎者也聖人于宰鉏既降書其姓氏今徵臣敢復列於冠裳在天時尚徑削其秋冬在師師敢仍存其爵位所以著明大仇一日未討則為臣子者一刻難容於天地間今日首先伏誅以謝天下非臣誰責伏願皇上垂處微臣以為揭櫫一向明布大義弘張天討務期掃清氛祲收復神州庶驕虜逆寇不至笑中國為苟安而輕朝廷為無人也臣草既甫畢哀痛不勝遡流窮源因致追恨諸臣誤國之事非一而門戶二字寔為禍首從門戶生畛域從畛域生恩怨從恩怨生攻擊

所以春秋之始首嚴朋黨之誅而門戶之名竟結燕都
之卧試問山陵安在　先帝后梓宮安在血胤安在猶
暇爭論閣是閣非摽肌孰利孰害哉覆轍在前可為炯
鑒伏願　皇上申戒諸臣毋講門戶講賄賂講起用報
復講美缺危極合內外文武大小臣工一心專講春秋
復仇之大義若此後文臣猶愛錢武臣猶惜死睚眦必
報鬼蜮為奸將天道必為降由而國法亦難曲貸矣
癸卯升應天府丞鄒之麟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吏部推江督和紬歐刑部右侍郎不允以陪推原任浙江

巡撫羅汝元爲右侍郎

時疑繼咸比左良玉屢疏與時局抗托爲均勞逸之言欲移之內蓋將伺其入而甘心也 上不允越數日再推戶部右侍郎終不允遂用汝元汝元先撫浙以海賊劉香爲亂失機處

東平伯劉澤清奏李明睿自北歸

明睿當闖逆入都曾投名後仕北爲禮部左侍郎其謚

先帝懷宗端皇帝條十六字又謚周后皆所擬也已以謚遙遙泛海南歸旣中所言闖敗後虜遂勒入朝見虜酋

不仟幾被殺幸來閩渡海逃歸者皆飾詞也既抵南都

與同志阮大鋮等酬飲城外數日竟不入覲識者非之

澤清疏言明序不附聲氣乃自北而南陳名夏素附聲

氣乃自南而北逆奉旨察奏時名夏入北已為吏部右

侍郎

加巡撫湖廣王驥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銜

命三法司覆審王之明等

高成已自杭郡解至從嚴刑鞫所言閩楚含糊而已回

奏命再訊夢箕惟請死是日夢箕與之明始刑時 上

恐諸鎮心疑命其提塘官潘茂斌等隨當又命舊東宮伴讀太監丘執中往諭之明見執中亦不識也于是群廷稍解然御史張孫振等猶持閣楚語甚堅獨大理寺卿萬寅亮密言曰以革庚鄭延典加能聲左良玉鄭芝龍之罪而制其死命乎若其供也含忍則無法提勘則激變耳孫振等始微悟言之閣臣士英自此不復究矣

初刑部尚書高倬擬稿必詣正院寺三御史亦往獨孫振縱筆塗抹手自爲稿入告皆其擬也

命兵部着鎮臣黃得功提塘官将得功原既立艭以絕奸

煽故有仍前僞言者兵部給事正法從戶部侍郎何楷

言也

初王之明以僞太子至楷同臚時見阮大鋮等軒驁狀

密語工科都李清曰若輩目無人主矣太子至其懼而

少戢乎楷清流幸也至是實見之明假方請燬得功刋

疏刑科都錢增亦言十惡之條莫大於無將恭憾之法

莫慎於朝審初看驗於衛臣私寓則之明之詐冒已炳

再會審於衛司法堂則夢箕之勾尊愈彰手書現存百

喙難解今讀 聖諭云朕痛念 先帝身殉社稷血胤猶

存當體天地祖宗之心加意撫養仁哉聖心乎若果係先帝青宮相見一堂其執手抱頭一言泣數行下者不知如何酸感宮府夢箕欲遠送僻遠爲存活計是誠何心哉明視朕爲殘忍寡恩之主斯瀚一出夢箕何地可以自容律以國法立刑何辭乃 皇上猶以爲一日成業渠不如千秋信史爲確也文武大小諸臣之質審不如薄海內外愚夫愚婦之傳頌爲公也茲既公矣既確矣臣愚謂之明猶可貸須臾之死而夢箕斷難偷一刻之生今試再詰夢箕如果是東宮使當奏聞朝廷安頓

撫卷如何要送僻遠所在既踰天言更於何處饒舌椎

有點頻耳且自夢集陰謀敗而一番訊奏則一番詔諭

雖石頑豕蠢亦當頻聆慈愛聖諭而恍若有醒況在血

氣心知之倫能無感動伏冀敕下法司刻期定案盡斬

葛藤再傳示閣部諸臣亟行采錄宣付史館仍鋟板成

帙頒布海內皆從之

甲辰封黃九鼎雒中伯加黃金爲都督同知

俱故后戚也

寧南侯左良玉再遣使告急命袁繼咸並贛兵將相機應

援仍詔賞得功劉良佐并應旣二撫俱戒嚴以候進調

時闖賊離襄陽至潛江渡口離省僅四百里左營遊擊

鮮友援見兩岸中流皆賊馬步走回仙桃鎮良玉恐犯

武昌乞亟發各路援兵合勦蓋已不支矣

乙巳再敘殿工加督輔可法太師首輔士英太保次輔鐸

少傅又加舊輔弘圖曰廣各太子太傅工部尚書何應

瑞少保餘部科加級陞有差內官盧九德等俱各賞銀

幣不等

祭惠宗孝愍皇后及太子諸王于興宗陵

以太廟未建又奉先殿不設位故帝后皆附祭於陵二
百餘年一祭而已
存問原任南戶部尚書于仁康誠意伯劉孔昭請之也
仁康在籍呈不能舉火
丙午復故輔温體仁官階并謚雪故輔薛國觀等
從兵科左戴英言也國觀性執復與門戶相仇故為吳
昌時所阱然無黷聲追賍則過會國亡不果雪
加兵部右侍郎[illegible]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應安等處地方

後北兵破金華大典自焚死

命工部勒限造奉先殿琉璃瓦

命以王之明童氏二案當明畧節宣布中外

初二事紛紛人皆言　上之薄闇臣為內臣之迹迎至

是劉良佐後言之有太子　先帝遺血童氏　皇上宮

闈所係趙涕泣保留善語吉言朕前后黃早夭繼妃李

殉難俱經追謚且朕先為郡王何有東西二宮至　先

帝與朕初無嫌怨豈有利天下心害其血胤但　太祖

天潢　先帝遺體不可以異姓頑童淆亂宮闈風化所

閑豈容妖婦闌入因令法司以畧節播告時　上慈寡斷內外羣小日横致流言喧民聞故一太子至皆喜而二三民望言足徵信如高弘圖徐石麒劉宗周黄道周又無立朝者故愈疑愈辨愈疑　上不得已發士英留中疏昭示臣民蓋初聞太子至議保全諸也然亦無信者
丁未准罪廢諸臣输納復官
北兵破歸德巡按御史凌駉及其侄潤生死之
初駉不肯附賊倡義臨清復東昌一府北兵破賊授兵科駉伺間南歸授御史初按東省已非我有再改按豫

抵任未一月叛帥許定國李際遇等已勾北兵抵歸德群官皆迎降猶駉不出欲飲毒北帥宣言不生致凌御史屠城駉嘆曰與慷慨而殃及小民何如從容而善全大節遂單騎往見任潤生亦義形於色執轡相從北帥諭之降挺不許拘於別恭駉慷慨謂潤生曰吾與若親危備歷猶欲據此一塊土為江南藩籬今已矣乃遺書北帥言節不可屈武不可黷宜斂兵江上畫為南北不爾當素車白馬飛洪濤以擊爾軍後作絕命辭百餘言與潤生同縊北帥曰忠臣也禮葬之而府道兩官之降

者皆以不忠被斥潤生儒服從戎人尤義之尋命優恤
以國士不果
戊申左良玉舉兵反武昌
先是江督袁繼咸密遣戶部侍郎何楷戶科倪嘉慶等
書言良玉勢成跋扈罷遣不驕賢者所難朝廷宜稍加
督撫嚴示相維勢二人言之當事漠然也至是因偽太
子一案喧傳楚地有言薊國公吳三桂送太子於史可
法可法又將送與善寺者有言上遣二監韓贊周盧九
德往識認見即叩頭獨馬士英往視以為偽者又有言

舊諱條方拱乾出嘆息登幾浮罪者然可法定無此事而士英則偕諸臣視非獨視若拱乾又士英遺書既大鋮自蘇州召認亦未以嘆得罪也良玉聞之疑疏言此事未可決于二三左右應決於國人天下仗太子不失王封　皇上不失至德群臣不失忠蓋等語及再疏至乃云東身赴闕代太子受罪雖錄訊詞以示疑自若也適下錦衣衛刑鞫窮詰之楚之闕狀中外競駭謂大獄將起時黄澍在楚心啣士英而良玉諸部將又畏闕逼力贊良玉反遂借太子為名焚武昌東下

戶科王士鏢疏參工部右侍郎易應昌太僕寺卿楊公翰

命已之

應昌素負輿望至是耄矣初抵部外戶科戴英糾之不

辨亦不抵任至是為士鏢所糾次日遂謝恩亦不辨人

以為風憲之衰

命軍機重大事情方從文書房封進餘仍由通政司

命禮部將各藩散處浙直者俱另議他徙其藩祿額數并

酌定具奏

命總兵方國安掛鎮南將軍印

命戶部將催餉各官鄭符甲等即盡行撤回其催漕者一
併察裁
蓋慮其擾民也惟督餉官紀騰蛟等暫留仍令該撫按
察其有無縱擾俟差竣奏奪
御史劉勷疏糾在獄光時亨等命速行問結
疏言臣捧讀大仇未復無涕可揮之旨知 皇上創鉅
痛深志梟寇虜而今疆場之事日復一日屢不及於空
皇車不及於蒲胥宮闕久湮二京望絕以申包胥號之
師貽高克翱翔之譏臣恐朝氣日銷兵日惰餉日虛器

械日損厩馬日損倘更閱歲時師老財匱何以巨復至
討趨使過自贖之臣失之東隅則當收之桑榆昔者棄
甲而來不開冊滌今則交綏而至率彼虎兕若夫兵不
先人功不立奏以贖罪為藏死之地畏首畏尾身其餘
幾邊壓呼吸時不再來此臣所以痛念復仇願效他山
也抑臣猶有追恨焉　先帝廷議南遷閣臣將行而光
時亨力阻不果乃　先帝以堯舜之資議作太王之避
固有惘乎不得已者阻之誠是也然天崩地圻丘瀦滿
宮衣劍弓衆曾無正寢而時亨不肯以一死謝　先帝

星移物換罪人未誅在天之靈目將不瞑況今山陵未掃一望陸沉俯今思昔泣盡繼血乞敕封疆諸臣奮力同仇日切先難之思伏過諸臣斧鉞在頸宜切後時之懼并嚴諭法司明刑飭法立正逋誅之典疏奏俞之時諸臣皆以阻遷罪時亨銜勑不罪其阻遷而罪其不以一死謝阻遷洵平論也

命吏部將京職五品以下官員照嘉靖萬歷元年例會官考察

時虜寇交迫國已累卵部院猶狥御史張孫振言以京

祭請東平侯澤清疏請已之報聞

安遠侯柳祚昌舉原任尚寶司丞范鳳翼等章下所司

鳳翼與礼部尚書錢謙益善欲與起用吏部尚書徐石麒

寢之至是又以祚昌疏薦

命於次月初二日辰時頒毅宗皇帝孝皇帝及東宮二王

謚詔

命督輔史可法會同靖南侯黃得功將漕米羨餘散濟廬

鳳饑民

督輔可法疏請諸臣亟化朋黨共圖征討大計俞之

此疏前卷已載、作少爲有數語不知何以重出

疏言屬者天方降割遘茲閔凶、真主挺生中興啓運、經綸裕於草昧、多難易以興邦、海宇欣欣、想觀盛治、乃歷時七月、徒煩宵旰、殷憂未有廓清勝着、今北使言旋、敵兵壓至、和議已斷斷無成矣、向以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敵矣、際此時衆憂心欲絕、然歷觀往代衰亡、莫不因和自誤、今敵之挾我、正我所以自奮、與天所以成我之時、時在人心一轉耳、從來中興大業、不外于君臣一德、內外一心、當此危急存亡之時、可無同舟共濟之誼、臣嘗慨唐宋門户之禍、竟與國運相終、即使所

用皆才已歷却一半況以意氣相激化成恩仇恩怨一生隙成敵進退未之事殊堪痛心今時拙艱危為臣不易官之久者其負罪益深仕之尊者其得禍更慘有心之士方以此為危身積疾之場而無識之人乃以此為快意尋仇之計即彼藏怒宿怨孰有深於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恐而猶修睚眦之微嫌快升沉于轉轂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虛心平氣還之大同何人寔是幹濟之才何人寔是清修之品無尋題目而開媒櫱之端無捕風影而肆株連之網務得海內真正才品舉

而置之鈞衡中朝之舉措咸宜閫外之嫌疑自化此臣所望於廟堂之同心者也昔唐室剏興時則有若李郭宋家再造時則有若劉岳張韓拯其勲名悉垂天壤今之藩鎮何多讓焉若當患已剥膚尚以賊貽君父諒非諸鎮所忍出也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惟氣志不齊一氣不奮不揚雖有賁育之雄如林之衆莫能用也試思 先帝之待諸鎮何等厚恩 皇上之封諸鎮何等隆遇 先帝之罹賊難何等苦慘諸鎮不能救 先帝于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自美干戈是猶舍父母之

仇尋鄰隣之鬬也思乎今和敵不成惟有言戰：非諸鎮之事誰事必皆以　皇上復仇雪恥為心爾乃卑使被乃甲冑朝營夕集寇敵是圖其未至也何以伐其跂謀其既來也何以禦於河上其所當者危地而我必急以往援其所爭者小嫌而我必先以大義田单報燕之日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廉藺刎頸而定交子儀群燬而泣拜諸鎮豈不聞乎此臣所望於閫外之同心者也然閫外所視者朝堂朝堂所視為主德我　皇上中興未就大仇在身凡一舉念一圖事　二祖列宗

鑒之恭皇帝烈皇帝鑒之尤望深思痛憤大渙綸音諭

諸臣以怡堂必不可安積習必不可狃秉此敵愾巨測

我武未揚在內宜定篙兵餉以臥薪嘗胆為生機在外

宜力捍封疆以江北中州為死所古人有言不本人情

何由興復今之人情已大可見撥亂為治轉弱為強在

我皇上一振厲間耳

命法司行所在撫按嚴緝原任總督侯恂及其子方夏從

東平侯劉澤清請也

疏言恂巨貪漏網降賊通誅復令伊子方夏交通於已

吏賄夤緣故命并斥之
戶科給事中張利民疏糾科臣時敏命緩之
旨言侯興也不效議罪
御史王大捷疏糾原任鄖撫陳啓誤楚撫王聚奎沅撫李
乾德命寢其奏旨言啓誤聚奎當荊州失陷時尚未抵
任乾德現理餉俱不深求
己酉升光祿少卿錢繼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兩淮
鹽法兼督江防罷巡鹽御史
營大善殿

晋黔國公沐天波宫銜二級仍廕子入監

左良玉既糾總兵方國安諭解之

時國安倒身閣臣士英每至京輒酣飲其弟至是良玉

奏其假已旗號力攻之蓋欲借為兵端也

命嚴汰各督鎮監軍監紀等官以後不許妄題

贈興平伯高傑太子太保廕一子世錦衣百户

工部尚書何應瑞請加派錢粮以資漕河不允

旨謂一經加派使相沿為額祇供官胥侵蠹故也

庚戌補考選黄鳴俊禮部儀制司主事

贈光祿寺卿史弼工部右侍郎廕子入監

命大理寺左寺丞李清祭南鎮光祿寺卿王應華祭南海

禮科都羅志儒請定毅宗陵名命礼部酌議

時志儒商之大理左寺丞李清〻曰既改新廟號宜以

故廟號名陵曰思。陵。志儒是之

辛亥贈故輔李標少傅廕子尚寶司丞命予謚

以國亡不果

復原任御史劉呈瑞原官尋補廣東道刑科徐方來所薦也

呈瑞崇禎時巡按順天以北兵入削籍

升太常少卿張作楫光祿寺卿王恩寅太常寺卿提督四
夷館
作楫授降北蔚光祿署丞
命臺省疏薦諸臣須加嚴核不得濫行添註
御史陳以瑞疏言故輔溫體仁之清忠與延儒懸殊即
當天啓朝故輔魏廣微亦自矯矯因逆璫逮楊漣諸臣
於詔獄獨揭救璫怒拂衣去亦豈得與早織顧秉謙同
日而語疏末又為黃承昊陳獻策郭必昌等俱奉旨嚴
核初以瑞當天啓時攻門戶甚力御史張孫振欲使其

至畀以掌道至是對御史喬可聘深悔前過孫振嗾糾

皆不應怒而止

壬子准督輔可法辭免太師

命廷試貢生仍分送國子監不得沿崇禎例授官

命設官蘇松海口以收洋稅

從閣臣士英所請也

蔭左良玉一子世錦衣

蔭丘鉞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

北兵破潁州太和縣

陞都督方國安一級廕一子世錦衣千戶

士英署兵部恭視金吾不及徵務濫請者甚衆不能救

舉也國安為士英私人

加李本身太子太保左都督

以北警頻聞命督輔可法馳抵徐泗

四月癸丑朔革御史王孫蕃職為民劉憲章法司提問

給死難諸臣申佳胤等三代誥命

減臨淮侯李祖述祿三之一以祖券免死罰朱元臣俸二

年

加淮寧侯孫維城太子太傅襄衛伯常應俊太子太保應

俊仍廕子

准高傑子元爵襲封興平伯

衛胤文欲聯高營心故請之

命嚴緝從逆侯恂

劉澤清糾其遺子求解重賄寅緣故也

杖犯人詹有道一百仍立枷三月

以擅開宮門口出穢言

革錦衣衛僉事趙世臣職掌班等提究

時僉書寺官准狀拘人兼以人役詐誦先有旨詰掌錦
衣衛馮可宗至是世臣復准狀故糾之
丙辰忠安伯張承志疏糾文選司郎中陸康稷詰責之
康稷掌銓執奏臣干請不遂啖承志糾語甚默
命兵科右吳适回奏
先是督臣楊鶚撤回已薦鶚可仍撫荊兼督黔蜀有聞
與鎮臣良玉悵慨同仇共矢天剿語軸臣奕琛票旨回
奏時傳良玉已反故也
准徐久爵襲封魏國公

左良玉兵破九江是夜死

時江楚未繼咸則闖賊南渡恐由岳犯長沙則袁吉危乃以柳林奇郝效忠陳麟三將守九江自統副將江碩畫李士元等援袁吉已登舟矣聞良玉反復旋九江移諸將家入城繫兵心諸將列兵城外拒戰九江士民環集言衆寡十不及三激之禍不測不若俟良玉至諭以理諸將斂兵入守相機而行繼咸曰入城亦弱不可乃逆弁郝效忠則已不待令隨家口先入矣良玉舟抵北岸書言願握手一別為皇太子死九江士民泣請繼咸

徃舒一方雖繼咸曰寧南語雖頗舉動與前殊徃必墮計士民請益堅遂同監紀余有灝會良玉於舟中良玉言及太子下獄事大哭次日舟移南岸繼咸以良玉入城不便同各鎮以單騎往良玉袖出皇太子密諭劫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密諭從何來　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恚有灝陰蹑繼咸足遂不復言與良玉戒賓主禮別約不破城繼咸歸集諸將城樓洒泣曰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已說寧南易檄為疏屯札候旨矣時繼咸方約諸將堅守而效

忠先陰與良玉約部將張世勲又故與良玉部將張國柱善潛率其兵夜入城縱火世勲與致忠遂夜半劈門出諸將惶懼俱出城與良玉營合良玉兵入城殺掠婦女財物俱罄擄去繼咸正冠裳帶將就死黄澍入署拜泣曰寧南無異圖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密曰隱忍到前途王陽明之事可圖也繼咸以爲然出城面責良玉良玉疾方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予負袁公嘔血數升是夜死秘不發喪共推良玉子夢庚留後急移舟東

北兵陷泗州

初北兵破歸德猶盤桓未下徐州兵民咸驚潰總督王永吉急調關標及甘肅團練救之忽奉密旨急撤入衛於是各兵俓趨江上徐州寂然矣乃上言北兵已入虹縣距泗州二百餘里萬一泗河不守則闌入盱眙查盱眙東南一路從都官堂可達淮安正南一路從連塘可達揚州西南一路從天長可達六合至浦口不但淮揚難支且向江干問渡矣乞敕總督衛胤文提督劉澤清等以全力守徐泗保全江南尚存門戶却以江南全力

防冦防敵庶不至四面受敵也王是失

命兵部尚書阮大鋮誠意伯劉孔昭帥師禦左良玉

良玉兵既下方國安時鎮池口會皇報良玉反阮大鋮遽張示於外極詆良玉父子濟惡良玉一面舉兵一面遣祝士英吐衣數日內疑信相半也大鋮與孔昭請師師出而黄得功札至亦云誓掃大逆大鋮出以示人人心稍安然皆不知良玉死也

丁巳命予原任都御史劉廷元等贈謚祭葬廕子徐大化等贈廕祭葬有差

時現存啓世濟等已次第起用左副都楊維垣復題及死者謂宜亟卹於是吏部尚書張捷言欲白逆案之臣罪先明前案之臣忠前案者何三朝以來有張差李可灼王安諸案是也後案者何魏忠賢伏誅案內有真黨思真害人者是也自神祖中年東宮未立言國本者自是忠愛至論及國本既定言者不止有君老附世子之嫌不避也猶可言也探我之名必毀人之名躐我之位必傾人之位始於一時之風影成於衆口之吠聲上謗君父下誣同朝不可言也其曰某趙宣某許止本無是

事群附和以寔之其曰某建祠其誦德原有的確而扯
及無干剿誣矣今前後累所錮與門户所擯如寃臣楊
維垣既列劉廷元呂純如等皆可誣為亂賊指為群党
豈知紅丸議起正終正始之論止有三既議單百數十
人不阿時論者十餘人而已劉廷元首以風魔定張差
桀其為梟劇側目者此二字其善處先朝骨肉者亦此
二字呂純如恭閱露時內臣高寀手斂叔撫臣驅卑馳
王徐把臂奪劍遂定其變忤時齋志與論惜之黃克纘
領命之際以親見祈紅丸之謗霍維華王几之際秦廟口

稱信王維華高聲承旨出召　先帝而社稷定徐景濂
紅丸移宮一疏明目張膽發舒三朝慈孝王永光為太
宰鐵腸冷面瑺焰時一疏數千言侃侃論列許爲臣為
考功亦倣此意撫晉時終日馬上殺賊多停勒功徐紹
吉綱羅三案勒成要典分別諸臣功罪最著至于徐大
化徐揚先章光岳岳駿聲范濟世徐卿伯以至憲臣疏
所未及尚有楊所修劉廷宣姜應麟陸澄源王紹徽徐
兆魁喬應甲悉皆獨立不懼不倚門戶臣也而章光岳
清修劲骨尤稱表表楊所修工色品言罷官居家罵賊

遇害臣竊有進焉者前爭國本與辨慈孝豈非同忠於
光廟而何以阻分左右惑也前罪王安與後罪魏忠賢
者豈非惡惡同汚而何以仇君敵國又惑也王德完持
國本之論於是杖之下大呼中宮安則皇長子安皇長
子安則天下安僥身後之卹典未脩可無念其人乎輔
臣韓爌以顧命親見折礼卿經年聽說宣付其疏是非
逆定後來定逆案雖非然前疏所關不少今寔錄未採
可廢其言乎恩臣為諸臣發憤或未暇及此故臣等敢
平心拈出補此一段公案時全予者廷元純如維華德

完充敭永光所修光岳紹吉景濂准贈廕祭葬者大化

濟世贈官祭葬者揚光廷宣罵臣駿聲卿伯應麟優原

宜者給廕兆魁應甲澄源共二十二人廷元所修給廕

兆魁紹吉維華紀如濟世駿聲大化應甲皆祭中爲民

而應甲撫秦貪又不列原疏人以爲濫

左夢庚兵破建德縣

升廣西按察使 葉重華太常寺少卿廣西僉事林銘鼎光

祿寺少卿

加誠意伯劉孔昭太傅

命御史劉繼虞巡按應安

繼虞先令懷寧阮大鋮所暱也故用之後降北為安慶

道僉事

戊午寔授梁雲構兵部右侍郎起升原任陝西巡撫李喬

兵部添設右侍郎起原任光祿寺少卿周宗文原官

喬先撫陝西以按臣糾戍雲構後降北仍為兵部侍郎

命江督袁繼咸以執王之明寔錄昭布中外

初繼咸以太子一案見疑左良玉恐色大發乃疏言太

子真偽非臣能懸揣真則望行良玉言偽則不妨從容

審處多名東宮舊臣識認以解中外惑疏未達而良玉
已反至是方達故即命繼咸貽布蓋疑之也時督臣何
騰蛟亦同時言之然無深求者
左夢庚兵敗彭澤沿途殺掠甚衆舟擴連二百里
命提童氏隨役解京訊質
初傳至童氏者為庶吉士吳爾勲至是命提訊因放用
督輔可法軍前爲請得免衰衛伯常應俊隨上藩邸一
疏童氏皇嗣絕無影響然外疑愈甚初閣臣士英聞童
氏至曾擬疏欲上言 皇上元良未建奸黨宗藩尚憐

覬覦若果真當迎童氏歸宮密令河南撫按設法迎致
皇子以消奸宄若謂童氏流離失散不使母儀天下則
當置之別宮撫育皇子昔漢高祖開基英主也呂后為
項羽所獲置軍中者數年唐德宗母為亂兵所掠終身
訪求不得宋高宗母韋氏后邢氏皆為金擄韋氏終迎
歸邢氏亦追加后號古帝王遭時不造如此等事多矣
況童氏寄居民家何嫌也既成以從龍諸臣皆云詐偽
且潛邸宮人無生子者遂止至是復刊長既欲自明人
終不信也

己未升光祿寺卿祁逢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倉塲

逢吉素與周鑣隙逢人肆詈故得遷又說兵科王士鏼糾史可法鄭維經韓贊周等武俎之乃止贊周識大體雖司礼首璫然以從龍恩尚忠等横持之不得移病而已

左夢庚兵破東流縣

加湖廣巡撫王驥兵部右侍郎

時甫離京師也

没守制太僕少卿張如蕙貲充餉

如蕙聞左良玉內犯倉皇出都資裝甚盛守門內臣發視珠璣燦目群摟之立盡僅以銀七千兩聞各衙門原解印封尚在然以秉憲賴則與閣臣士英共事故僅沒銀充餉而已於是內臣以宦索為奇貨日肆搜求矣戶科張利民疏糾如蕙撒聞

命兵部尚書阮大鋮會同黃得功堵剿左孽

時督輔可法亦集兵策應未幾渡江將抵京師會傳上游事訛可法毋留京師咫尺不得見說者謂士英首輔

暢

擬斬的發雲南金齒擬絞的發廣西地方充軍各終身軍罪以下為民永不叙用有勞擬薦用者以本犯原擬之罪：之三人逆辭誅後北兵入南都孫振亦迎降過市：人詬之曰若非前訊周鍾等拖面號呼為逆賊罵不已而撲者耶今亦作此面孔何也孫振無以應

賜周鑣雷縯祚自盡

旨言其結黨亂政誅引外兵別圖擁戴故也先是左良玉內犯既言臣提師在途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逆賊馬士英罪狀正告陛下自 先帝之變

士英利災擅權。事事為難。逆案 先帝手定士英首翻之。要典 先帝手焚士英復修之。罪一。越其傑以貪罪遣戍不一年立陞部堂。張孫振以贓污絞犯不數月夤緣僕少卿。袁弘勳與張道濬同路獄論罪。借起廢徑復原官。他如楊文驄劉沁王燧黃鼎等。罪等叛逆。皆用之當路。罪一。已為首輔。用腹心阮大鋮為添註尚書。又募死士伏皇城。詭名禁旅。動曰廢立由我。罪一。陛下即位初恭儉仁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僮艷女。傷損盛德。罪一。引用大鋮睚眦殺人。如雷縯祚周鑣等。煆煉周內。株連要

弘。尤其甚者。借三案爲題。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
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一同今皇太子玉授受分
明士英大鋮一手拏定抹殺的識認之方拱軋而信朋
謀之劉正宗忍以十七年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
欲寸磔士英大鋮等以謝　先帝此非臣私言諸將士
言亦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立斬市
朝傳首抒憤士英等大怒故兩人及禍臨命時。至書
先。帝。逆。臣。四。字。於。服。乃。向。盡。初少詹吳偉業以奉差行與
戎政尚書阮大鋮別大鋮曰上仁柔主一一切生殺予奪

惟予與數公為政耳歸語聲氣諸君孫鶴夢穩定不起
同文之獄也又曰周鍾光時亨自有公論周鑣無死法
惟當顧祚當正大法耳又御史張孫振以必殺時亨鍾
為志曾言之刑科都錢增兼及於鑣增許曰鑣非從逆
者孫振曰當以門戶誅增心不平故以乞差行朝行而
數人暮及

命督輔可法督李本身抱盱眙追守徐州劉良佐駐臨淮
守壽州以防北
黃得功淺江防勦

旨云上游急則赴上游敵急則禦敵亦岌岌矣

辛酉命黃得功暫駐兵於荻港旧縣三山俟有警再進

時左兵連破郡邑猶無確報或言左或言弁文毅兵假

先左兵搶掠遂御史黃耳鼎僕自武昌至謬云良玉坐

鎮如故士英悅請假祝生辰或咲曰若此鬧先一日光

時亨等不死矣蓋以為信然也

命新赦梁兆陽赴靖南侯黃得功軍前白衣自效

得功請之也新旨不復問矣

癸亥進封郡王常淓為衰王封潘氏為王妃

升刑科左楊兆升户科都給事中
兆升崇禎時爲南礼科因南垣將継北垣後合糾吏部
左侍郎張捷薦逆案獨兆升不從故察至是捷決意予
環雖吏科都張希夏抄參因恤也不月餘遂擢今官後
以請餞薙髮爲北米知府宗灝立捷死
改兵部主事李甄新試兵科給事中仍管職方司事
甲子准原任總督楊鶚以原官留駐常德開屯并聯絡土司
擇十五日選中宮礼部尚書錢謙益請并選東西二宮命候旨
乙丑准原任推官周之夔復原官仍候考選

之變先為蘇州推官以太倉漕粮與同年庶吉士張溥
原任臨川知縣張采左引同疾歸里迎按福建陸清原
糾其不法列款甚多之變既言清原本吳昌時社党為
溥等修隙故所已內云祖宗三朝孝慈仁聖尚敢造本
無之事上訪宮闈我 皇上天與人歸大統攸集尚敢
懷二心持異議謀危社稷党人手段若此況匪匪微臣
哉時御史張孫振清原房師也數言清原之糾非是故
之變勝
啟逆案戍犯李承祚罪准還京

從礼部尚書錢謙益請也承祚故豐城侯請加魏瑺九
錫者　先帝改斬為戍已幸矣今赦還
叙參戚兵破安慶
時傳黃澍從亂廵撫孫兕被執城中殺掠甚衆閣臣士
英方舉觴忽聞厄墮地
命刑部速刑王之明情辭付賚詔諸使臣逮郡宣布
從御史張兆羆言也
丙寅南安侯俞通源裔國勲請還祖爵命吏部察核
通源父子兄弟俱以功勲且殉節量予恩非濫惜國士

不果

復原任爲民吏部侍郎林材陞原官

林陞坐故輔薛國觀累爲民

命欽遣及赴任各官俱請肯驗放商賈小民不禁

命兵部尚書阮大鋮總安撫督朱大典等速抵河口相機

𠞰勦

廣昌伯劉良佐入衛

戊辰詔責江楚總督袁繼咸

時繼咸疏言左良玉稱兵堵止不得故責以身爲大臣

兼擁重兵何云不得

北兵分道南下總兵李成棟棄城走揚輔而流請召封命

已之

時北兵已逼或言虜或言許定國薙髮假充北兵中外猶泄泄也此按何綸疏正文擬閣票云鬼語四大不雅不奇一味漢人胡語識者以為胡讖

命移潞王於湖州

時以輔臣總憲皆湖郡人絕窺伺也

命移周魯二藩於江西廣東擇郡安頓又名惠王并桂王

子安仁永明二郡王赴近畿居住

初諸臣日憂潞王睥睨且以東林不忘擁戴借題芟剪惟工科都李清曰但移愚桂二藩於近畿以待皇子之生若其未生有親藩在彼既藩耳何睥睨亦何擁戴時皆然之至是乃行其言會國亡不果

新升廣西總兵黄斌卿進破叛兵於灰河大同等處以提閩斌卿閩浙命離九江忽聞左兵叛以旅舟返上游約故將陳梁蔡欽等鼓以忠義孚犒之自初一至初五連戰皆捷前後焚舟百餘溺死千餘人并獲其奏檄書牘甚

衆内貽礼部尚書錢謙益一牘有廢置語𢦤卿初欲奏
聞恐為諸人禍乃止遂具疏報提盈舟赴廣西
歷總兵劉洪起一子錦衣衛百户
庚午撤總督田仰回以王永吉為總督兼河道巡撫淮安
鳳盧等處以塩法都御史錢継登兼巡撫揚州
仰後降北
加御史鄭崑貞尚寶司少卿仍舊
後已故為民左庶子丁進原官
進階縣以南閩界

送原任河南巡按陈潜夫於法司

潜夫以京城破歸里後北兵破紹興潜夫沉妻妾於河

投水而死

復已故行人韓敬修撰

辛未加兵部主事黄国琦試兵科給事中

起升尚寳少卿范鳳翼為光禄少卿

贈工部尚書張輔之太保廕子

左夢庚兵攻池州拒却之

初夢庚擅㧾父任佯語江督袁繼咸曰先父不幸亡今

至池州候旨繼咸曰如此尚可為抵池地亦得朝命容

以既開道俾不得逆諸兵將果復攻池郡以拒却言者

飾也

晋黄金鼎宮銜一級

壬申詔暴左良玉逆狀罷止大憝脅從罔治

吏部尚書張捷等請之也既并及袁繼咸指為同謀時

同鄉太僕少卿萬元吉亦密語御史喬可聘曰有之一

時無以辨也

贈原任南贛巡撫洪瞻祖兵部尚書廕子

良佐所泊江北亦善蓋只辯障耳

癸酉上召對群臣

時南北交急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皆揚人也奏左良玉稍緩虜尤急乞無撤江北兵馬固守淮揚控扼潁壽　上曰劉良佐兵還留江北固守士英時立御前戟手詈曰爾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若敵至猶可議款若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臣已調良佐兵過江南矣寧死敵無死逆舉朝為失色有賈似道棄淮揚之誚時　上雖憂形於色猶顧友謙曰若成某耶蓋往者搖從時曾餉　上于危也

命罰六科都給事中俸

時九卿十三道合糾左良玉公疏已上而得旨惟六垣

疏未上吏科都吴甫哲初大言曰今日所重不在楚宜

出公疏紳揆地并諭國守江淮然逡巡未敢也已以防

江公疏上有旨責六垣無疏封良玉故罰之

予原任礼部尚書吴山廕仍與諡

准礼部左侍郎管紹寧回籍

紹寧始失部印經迯為同里主事賀儒修所攻故去後

為北常州知府宗灝所救

總兵鄭鴻逵奏破亂兵於江中獲馬千匹船二百餘隻

時許定國以北兵至高傑妻邢氏率其子以兵三千走泰州餘兵於十四日盡焚瓜州營趨鎮江殺故所掠者而更掠鴻逵衆其先渡者十七人高兵盡以糧艘載錙重婦女南向鴻逵復拒之砲沉其舟者半半西下入海

北兵入瓜州

高傑兵潰民方逐故居忽北兵至遂入城揚南北皆敵矣

甲戌命驅北江岸及滚河官民船儀真鹽艘於南

中樞籌江之策如是而已

命靖南侯黄得功移家鎮太平一意勦賊

進靖南侯黄得功左柱國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賞銀

幣

得功奏大破左兵於銅陵解其圍故也時左夢庚部將

季國英縱兵打粮與官兵格鬭夢庚兵多傷遂以大捷

聞諸將憤〻將合力趨蕪湖袁繼咸曰如此是終欲為

亂也○面斥黄澍等倨踞○諸扎○啓以大義○不聽○則赴江

流水死○中有患登相者係繼咸撫郾時招安是其言諸

鎮將乃議還師閲日刺使王方知北兵已陷泗逼儀揚

矣
命總督王永吉救揚州
乙亥起原任廣東左布政姜一洪太僕寺卿湖廣按察司
惟厩初福建左布政胡爾愷俱光祿寺卿浙江按察司
王夢錫太僕寺少卿各添註同礼部尚書錢謙益請求
生節
北兵破揚州知府任民育死之甘肅國綠總兵劉肇基逆
戰及原任兵部侍郎張伯鯨俱遇害
揚城頗堅督輔可法在焉北兵從西北隅以大砲擊破

遂入城死者甚衆肇基抗敵力殺數人無継者遂見殺

可法或云見執叩之不應見殺或云不知所之氏育衣冠坐堂上兵至不屈辞其兒伯鯨誓守危城不出遇害

陞御史劉光斗大理寺右寺丞

後降北復為行人司司副

丙子留任滿巡鹽御史李挺於浙江命都察院無㥁推鈇

旨云李挺任內欠課銀二十餘萬不許離任寔庇之也

丁丑命諸將有縮朒逃竄一舸窺江者不論兵賊立行擒除

錫襄衛伯常應俊內臣高尚義宴出師

戊寅升浙江參議李日春光祿寺寺丞

追贈故兵部尚書于謙臨安伯

時于之英以負緣幾冐伯爵御史喬可聘等以非謙系

無畫題者遂止追封謙初浙有三大功臣劉基誠意伯

王守仁新建伯至是謙復臨安伯

升御史劉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常鎮等處

遂後降北門為御史

命內臣盧九德救揚州總督王永吉鎮臣劉良佐劉澤清

等合兵救援

揚州已破三日矣永吉殺降北為大理寺卿

己卯升尚寶司少卿王用鎮應天府府丞

兵科右吳适疏列維揚戰守機宜報聞

适係國公朱國弼祀孝陵

以怠祀也從此輟祀矣悲哉

革兵科右吳适職命錦衣衛監候

适言頃聞建德東流失守是賊是兵是為誰氏兵未有確據也适接塘報云荆樂弁文綬兵又云銅陵西閘之焚掠南陵城外之圍却是方國安兵文綬聯府大帥沿

途觀望尚復縱掠尤屬非法國安受國厚恩無馳勦有焚掠足抵虎進狼乞勅監軍按臣確察是否兩鎮兵馬再有違延懲以失悞軍機律疏奏閣臣士英以不糾良玉而糾文驄國安擬旨切責之至是輔臣奕琛劾左黨叛逆下獄次日御史張孫振復補糾言左為東林衣鉢復社渠魁又文震孟姚希孟的派宜立正兩觀之誅皆阿輔臣意也初張希夏為吏科都時題左代守吏科如楊兆升戴英等不宜以察處賜環逆案陳爾翼不宜以薦崔呈秀為本兵錄用皆希夏命題而左擬稿然希夏

不認也故衆怨咸積于适其胎禍以此又适爲浙江刑

官時與陳子龍會訊黎爽琛一案按臣左光先題覆稱

嚴吉永戍故啣恨光先适爲最云

庚辰贈原江都御史唐際盛兵部右侍郎廕子

升常鎮道副使馬鳴霆尚寶少卿

加錦衣衛馮可宗左都督進宮銜一級

辛巳升鴻臚卿徐以范光祿卿

後降北仍爲礼部郎中

加贈故户部尚書畢振原右都御史

命户部右侍郎申紹芳督餉江南

五月壬午朔升原任文部郎中李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撫河南

升兵部郎中楊文驄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

文驄先爲江寧令御史詹兆恒疏糾其貪卑職以輔臣

士英内戚特起兵部升常鎮道參議未及受事即有是擢

升御史徐復陽太僕寺少卿

丁亥北兵自瓜洲鎮薄鎮江總兵鄭鴻逵力禦之

越二日報鴻逵捷京口與北兵水戰大捷衆政頒賞有差

加摠兵劉學陞二級廕子錦衣衛千戶

庚寅北兵潛師渡江我師潰鄭鴻逵楊文驄遁

江上相持者三月命是日大霧北兵乘霧自七里港渡

霧歛見有兵駐江上未知是何兵及飛矢如蝗群驚曰

北兵至矣步兵倉卒列陣甘露寺前北兵以騎突之悉

潰赴閩浙步兵焚掠至州陽入浙鴻逵等以舟師入海

辛卯車駕夜狩太平府從靖國公黃得功也

初北兵南侵保國公朱國弼等屏人密奏　上慨然曰

太祖陵寢在此走安往惟死守耳至是早北兵渡江信

至中外大震　上薄暮開通濟門令皇出狩。百官猶不知。但夜聞甲馬聲。次早猶有入朝者。見內臣紛紛四竄。始知駕已出宮。先是四月中督輔可法屢疏告急。士英惟票旨下部。故金陵寂然。及揚州破。大江中無一舟渡。南北聲絕。延至二十九日。兵部始得報。民間猶未知也。朝廷方恃長江天險。將官予康若無意然。兵科右吳适曾詰兵部尚防江大計。職方王期昇答言。長江之險。北兵決難飛渡。何足深憂。适向同官嘆息而已。至是城守無備。一朝狼狽。通國恨之。時士英見事迫。亦恨阮大鋮

此時婁家老成物不能行亦未必肯行也

張孫振誤已孫振往見北不納然無及矣

壬辰馬士英出奔亂民擁立王之明于京師

上之出奔士英猶不知惟戎政侍郎李希沆先知遂行士英猶後之也凡柳家者皆聰俐子能仰初之明屢訊百官皆知偽然民間猶嘖嘖稱真也至是二三劣衿為首率亂民擁立之御殿三日又群往迎之龍寓邀百官入朝之龍手斬為首劣衿三人乃退執之明繫獄廣昌伯劉良佐無拒北意惟南門外縱兵焚掠百姓恐攻城徹夜驚呼乃議推保國公朱國弼為留守官之龍承遣使渡

江啓迎北兵時諸臣猶不知集議禮部尚書錢謙益所
謙益太息曰事至此惟有作小朝廷求活耳擬啓犒送
之龍之龍置不用內庫銀絹米荳服玩弓刀之屬皆被
掠焚擄馬士英及群黨家又合力剿士英標下川兵幾
盡初輔臣王鐸青衣詭遁識者指罵曰若負太子辜
先帝恩群擄之鬚髮盡禿挾至之龍處洶洶欲撲殺之龍
佯言下之獄故免室內所蓄書畫極多與貲俱盡矣[illegible]
撅撅懼及禍極詈士英黨與自免人皆笑之
甲午北兵至大教場北營城外文武官俱迎降吏部尚書

張捷刑部尚書高倬左副都御史楊維垣禮部主事黄
端伯戸部主事吳嘉胤中書龔廷祥皆死之
時劉良佐兵方肆掠城外望北兵至倒戈降懾伏不敢
動文臣錢謙益梁雲構張孫振劉光斗宗灝等五人武
臣趙之龍先迎後皆續往時兵部侍郎李喬大理少卿
姚思孝已薙髮爲僧之龍亦勒之出同謁豫王賜食飲
席地啖之龍背雖功臣趙奚從至是首啓門降誠意伯
劉孔昭獨率麾下兵先斬關出走豫王勒各官具花名
手本齎銜不到者搜捕咸加皮鞭點名西大學士王鐸

維垣偽死說鈴記之

抑非失節

嫉燄燬也惟維垣先命二妾投水一妾從之一妾不從狂走命追執之亦沉井正衣冠自縊端伯安坐私寓不報北兵至先執其妾面抵之端伯傲然不視曰殺即殺誓不投誠被殺嘉胤已奉差出都聞北兵渡江後趣車宿城外僧寺上書求復明社稷屢請不達及書上命二僕攜冠帶至南門外方文正公祠前整冠四拜縊於樹一僕欲解救之一僕曰不如命主人盡節遂死廷祥遺書與子誓不事二君又引馬世奇劉理順兩節死節自勵詩〻以老母為念言不及私遂投武定橋下死提初

謚益可羞

關變擬積薪自焚已不遂復走縊雞鳴寺倖以北豫王將入京左右侍郎約倖出迎不從縊於鄰徽州監生吳可箕題詩明志亦自縊其鴻臚不繳印爲蒼頭所訐見殺。○馬○都○題○詩○雞○鳴○寺○自○縊○死○

戊戌北兵進守皇城

豫王先遣兵千餘命禮部尚書錢謙益等詣之搜宮方入坐定即問宗禎太子安在乃出王之明于獄與並坐指語諸臣曰此真太子也已見內外俱定乃屏不召時謂之明之南○乃北廷所遣○以攪惑臣民也○

北兵奄至太平府靖國公黃得功提兵禦之與戰敗死之

上遂入北營

初豫王至城外即馳遣騎兵數千往蕪湖襲駕無一人知者時 上已至太平猶寂然朱大典阮大鋮入見舟中俱入閣得功見 上誓力戰報未幾得功兵四出掠民家北兵突至得功倉皇出戰初中一矢猶不退縱矢貫其喉知不濟自刎死副總兵翁之琪亦投江死中軍田雄入 上舟挾 上降北馬士英已先期奉皇太后走浙矣 上至南京城外諸降臣頓首 上前請無死

且求往見豫王曰惟弗行君臣禮可矣時　上戴僧帽
著藍布袴馬尋入城諸臣往見上揖一叩首而　上對
諸臣泣衆皆泣尋北行
左夢庚挾江督袁繼咸叛降北
初馬士英以封爵啗諸鎮購黃澍諸鎮益不平陰畫計
降北繼咸孤舟困叢林中命人語鄭林奇恭與汪碩畫
李士元移舟避皖湖中險遣人迎繼咸時逆升郝效忠
方與惠登相合營佯以登相意遣使迎繼咸赴其軍云
入江省為後閱繼咸信之乘風往特及湖口夢庚遣悍

繼咸終是丈夫

黃澍可殺

楊

并李致和扶舟行甚迅距九江三十里則北兵營在焉。
咸見八王子不。肯。屈。曰某國重臣。受累朝厚恩。豈肯事
二姓。乃拘以北。械方李猶龍以署皖鉞行黃斌以署湖
道行矣繼咸從至燕。以不屈。遇。害。
九月劉光斗黃家鼒以北安撫命至江南招撫揚文驄適
是時蘇松等處各邑。多起義者。文驄勒兵入蘇擒家鼒
斬之。尋見北兵大至。仍遁入海。
原任浙豎閣員外獄良孺被殺
良孺右春坊正揆父也南京破未解任先薙髮降以原

官管閑時士民方以起義爲名良孺遂被殺

長洲諸生顧咄之鶴服投泮水死

甲子北兵至杭州潞王及巡撫張秉貞以皇太后迎降錢塘知縣顧咸建被執死之

士英挾皇太后渡獨松關沿途肆淫掠至廣德州人拒之攻入城知州趙景和被殺死者甚衆杭州民聞之懼撫按等先遣官往迎以駐兵外請士英至寓臨湖小瀛洲五月二十八日皇太后駕至以城中總兵府爲行宮群臣及潞王往朝入見儀衛蕭條疑爲士英母所假蔣

暮城中豊寧太平二坊民競以炮竹投樓外士英方宴
驚走以樓船艤湖心亭至曉入朝用楯甲百許自衛請
太后出服赭一紫衣女官侍令官吏士民皆入見朝罷
傳旨召用在籍諸臣偶不及劉宗周章正宸時北江巡
按彭遐颺適奔抗命以僉都御史募兵兩浙錢粮憑取
用皆士英意也翼日宗周與熊汝霖入朝汝霖見士英
詰聖駕安在朝來北士英無以應然猶聆上江捷不數
日阮大鋮朱大典方國安俱倉皇到則得功兵敗死乃以
次日請潞王監國不受太后召王泣拜終不受惟迎太

后入府從張秉貞陳洪範等計迎欵而已楚藩一鎮國將軍慟哭解衣冠投地去時楊文驄鄭鴻逵亦自海入錢塘請王入閩王終不許至十三年北兵突至士英等方與撫按飲江干急渡錢塘按臣何綸盐臣李挺亦行惟撫臣張秉貞縋城入偕王出迎貝勒錢塘知縣顧咸建亦佯迎旋遁執至廹之降不從見殺懸其頭城上方畧地無集者越月餘貝勒挾太后潞王等北去洪範與北迴。許割地封王。故王為所欺而降也。初 上既失國咸恨不立潞王時太常少卿張希夏奉勑獎王獨語大

謙益未必至此於天下云苟悲失之喜所不幸謙益同悲失節矣也

理寺丞李清曰中人耳未見彼善於此王居杭時常命內官下郡邑廣求古玩又指甲可長六七寸以竹筒護之其爲人可知矣大理寺少卿沈胤培常曰使王立而錢謙益相其敗壞與馬士英何異初穀廟於天啓七年即位一日召諸臣入內殿密諭云今日有一異事清晨某內官來報說某殿柱上置一黃袱取視內一紙云天啓七崇禎一還有福王二十七此妖書也合根究閣臣揭請焚之乃允時來宗道爲閣臣揭現存家所云崇禎一福王二十七者以十七移置崇禎名下則福王止得

二也王自崇禎十七年登位至弘光元年滅凡二年與亡之兆蓋有數云

閏六月清攝政殺大明使臣兵部侍郎左懋第及其同行五人

初懋第抵燕議見攝政禮揔兵陳洪範等皆言欲全國以全身非屈膝不可獨兵部司務陳用極毅然曰我輩千秋氣節皆係於此從建屈膝之言者皆巾幗也時懋第亦以勅書內有不屈膝即爲不辱命一語故持初議甚堅及至追回改館太醫院懋第題其院門曰生爲大明

忠臣死爲大明忠鬼至是聞南都已陷懋第等皆哭盡哀然攝政亦無意殺之也會中軍艾大選先薙髮叩勸懋第早降懋第怒叱殺之其同謀監餉傅濬懼告懋第勾引齊寇謀危京城攝政遣入院勸諸人剃頭降懋第大呼曰我頭可斷髮不可落時用極與遊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佐守備劉統皆不屈遂下刑部重錄三匝旋移水獄七日不飲食逼降不應執見攝政懋第仰服毋喪偕用極長揖南面坐攝政數懋第以僞立福王及勾引齊寇狀懋第曰我先皇痛罹大變以親以序當

立福王山東豪傑皆忠義有爲前就見我時俱勉以太
義亦非土冠既又歴數攝政不郊迎使臣不以龍亭出
接御書罪又言艾大選薙髮勸降應誅曰我血性男子
到此有死而已攝政指用極曰爾何人亦不跪用極曰
我兵部也三尺童子跐拜口口況我大明人物也攝政
怒命捽其頰用極噀血呼曰士可殺不可辱攝政復從
容曰汝等不怕死信忠臣也然降當不失富貴慜第曰
薙頭不如斫頭攝政令左右拽出傳遣降臣勸曰先生
懼乎慜第曰無懼我懼不懼且懼若輩盍不盍至順城

何瀛文山集
市

門又遣滿官以封王啖之愁第曰我寧爲大明鬼耳時
刑顧謂五人云何一斌等皆曰願從死愁第曰但恐有
悔用極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愁第俯面叩首泣印臣心
畢矣遂被執五人皆爭就死忽沙風四起屋瓦皆飛拔木
仰於雲際觀者近萬人皆流涕
七月唐王即位於福州改元隆武遙上帝尊號曰聖安皇
帝
二年五月帝遇害於燕京潞王等數十王俱見殺王之明
亦伴死

上燕居深宮。每徘徊說嘆。謂諸臣無肯爲我用者。於聲色罕近也。然讀書少。章奏未能親裁。故內閣外王。相倚爲奸。皆歸過於　上。如端陽捕蝦蟆。此宮中舊例。而加以織言。且謂孌童季女。死者接踵。內外喧譁罔辨也。及國亡。宮女皆奔入民家。歷歷吐狀。始得其冤。又舊輔吳甡寓居溧水。曾見一大璫。詢及宮府事。言　上飲酒宴樂有之。縱淫方藥等。傳聞非確。惜爲大學士馬士英所挾耳。蓋緣士英爲御史黃澍所糾。容跽言　上之得立繇臣及四鎮加。其餘諸臣皆意戴潞藩。今日彈臣去明

曰且擁立潞藩矣。上信其言為兩泣久之。以後一切朝事俱委士英。又言士英聽阮大鋮奸謀。欲以三朝要典閧擊事。興黨人之獄。上獨不允。亦可想其為人矣。

附錄牧齋詩二首

一年天子小朝廷。遺恨虛傳覆典刑。豈有庭花歌後閤。也無杯酒勸長星。吹唇沸地群狐力。剺面呼風蜮鬼靈。奸佞不隨京雒盡。尚餘流毒螫丹青。

雞人唱曉未曾停。倉卒衣冠散聚螢。執熱漢臣方借箸。畏炎北騎已揚舲。乙酉五月初一日召對講官奏北馬畏熱必不渡江刺閨痛惜飛章罷。余疏請旋揚自

出督兵慰留而罷講殿空頻倒坐聽腸斷霞坯池畔水年〻流恨繞新亭

同治戊辰上元日節庵學人手校一過昔容星沙

南渡錄卷之五終